

Texts

文本

朵渔
明迪
吕德安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长期从事视觉艺术创作的诗人吕德安，一直致力于处理视觉语言的具象与感官图形的抽象这一双重劳动下的内部调和，与此同时，他也是业已被公认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进程的重要亲历者。他历来相信诗歌语言的自身已被天然赋予视觉形象，通过文字与形象传达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在诗歌技艺层面，有效通过节奏与形象的驱使，使得语言获得更为强烈与神秘的冲突和张力，显然是拥有双重创作身份的吕德安更为关心的问题意识。吕德安低调且近乎于沉默地工作，并较为可靠地为这一双向工作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值得尊重的重要蓝本。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he visual artist and poet Lü De'an has tried to reconcile the concrete appearance of visual language with the abstract nature of sensory perception.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 Lü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poetic language itself is naturally endowed with a visual aspect, and word and image themselves can communicate meaning, as well as the artistry of poetry. Through rhythm and image, language displays a mysterious tension and conflict—this seems to be the question that Lü De'an in his dual capacity as artist and poet is most concerned with. Though he works without fanfare, his work amounts to an important blueprint for others engaged in similar practices.

吕德安诗选

吕德安

一次见证

我曾经长久地注视她：
一个孩子，当她用手掌
压住一只飞蛾
将它从地上抹去
如同抹掉一道颜色
惊奇中又留下更多
然而我的心没有
随着她而欣喜若狂
或跳动得更加厉害

但是我不知道，我如此
继续保持冷静可曾是
一次蓄意的纵容——
我只是在多年后
看着她瞳孔放大
一副要哭的样子
才终于伸出手，并一把
抓住了她成长的秘密

一月

从低沉的天空偶尔可以看见
鸟儿在努力飞高，双翅愈变愈小
但分辨得出，那是它在那里
一上一下地拍打，它在那里
游向更高处，它在那里飞过
并证实了你以为是云的，并不是云
而是一块光的田畴；天有多高
没有意义——这个——它不会
与你一样尽量去弄明白，但是倘若
那悠闲的姿态一下子变得严峻而冷静
那黑色的一点，会让你在窗前预感到什么
你的心也会因此留下一个印象：

“鸟儿已飞过天空，我迟早
也得从这里离开。”

半折的房子

一天，来了五个帮工，
五个帮工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人
为什么不呢？反正来了五个帮工
地板上移动着五个影子
房顶上出现了五只秃鹫
和五块飞翔的砖头
一扇扇窗户卸下搬走
整座房子就像一个空洞的凝望
但是五只秃鹫，仍在裸露的
钢筋枯枝上，围观的人群上空
继续飞翔着五块砖头
和一个看不见的人，他在指挥
在这个白天的黑暗里指手画脚
为什么不呢？只剩下一半了——
“你必须把它全部啃掉！”

少女踩过冰冻的草坪

少女踩过冰冻的草坪
细微的脆裂声传入体内

那不是蛇的咝咝声
而是雪缝里仿佛有知觉的草

发出水晶般的喊叫
她停住了。而某些东西

确实镜子般碎裂了
正如那少女就要跌倒时

所震惊和预感的——
哟上帝，时光流逝，在你

轻妙的足迹中，那少女
晶莹剔透，她思量着

如何踩过，而我们一旦注视她
就能喊出你的全部名字

弯曲的树枝

我看见一棵树弯曲着蓄满影子
（其实那只是一根下坠的树枝）
我看见夏天，它的一些影子压在
另一些影子上面，变得愈加透明
酷似波浪下的静水；我看见
那些给它们以影子的树叶和树干
却死了似的，在等着风来去掀开，
或像人一样正在思量着如何摆动
才能倾注一生的力量；我看见它
几乎快倒在地上，只是一些影子
还在弯曲着，试图爬回树上，
或扭曲着隐入空中，似乎那里
透着一道道缝隙，可供它们
去享受一天的均匀的阳光；

就这样，阴沉沉地向着大地低身。
我看见四周没有一丝风，只有生活本身
的空无；我看见只有一些影子和一些
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哟，地底下
或许还渗透着影子；我坐下叹息，
因为我看见这里并非天堂，但毕竟
有着先人留下的一份清凉，多少
值得回来一趟，我看见多年前
我路过时肩头放下孩子，让他在
膝盖上歇一歇，让他高兴有这样一棵
参天大树，现在我高兴它部分地
部分地下坠，仿佛这是夏天的一天
冥冥中总有什么要洒落下来，
或飘飘然地，在更加浓密的另一边。

砌砖者

砌砖者不偏不倚砌起一面高墙
就在我曾经站过的地方
他很高兴能让你退远几步
好去欣赏他在云端的样子

但那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看到另一面墙已经超过他
凭着同样良好的感觉
甚至高得几乎要倒下来

但你不能说：到此为止
更不可能叫他推倒重来
你只会觉得不知身在何处
而后梦游一样回到自己的家

吃橙子的人

——看德国画家巴塞利茨的画有感而作

吃橙子的人即便颠倒过来
也还是吃橙子的人
瞧他半裸身子，漫不经心

像个原始人

吃橙子的人即便颠倒过来
也还是吃橙子的人
重要的是他像原始人
和他最后抹嘴的姿势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重要的是他在吃
在专心致志地吮吸
那满足的表情，遗忘的表情

果汁四溅。然而重要的是
眼下必须吃掉全部
和在某种光线下
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啊，多么甜。满是牙齿
里面一个湿漉漉的世界
都要溢出来了。然而重要的是
没有什么可以影响他

像君王一样吃到了树上
像君王，吃得满地都是
而他对此竟然能够
长时间地浑然不觉

看门人之死

那老头，他们把他
从钟楼上一步步地挪下
小心翼翼地放在
一块烂床板上

从门缝里可以窥见他
直挺挺地躺着
脸盖一块布
已看不清死的模样

都说死得不明不白
但又再明白不过：
一个小人物已扬长而去
不留一句话

就是我们儿时绕着圈
骗过他的胡须
一度偷爬上去过的
那座神秘的钟楼

就是那个凶巴巴地喊着
要跟你算账的老家伙
吓得大伙竟忘了自己
如何摸上去又如何下来——

谁也逃不过他
现在好了，上帝一样
被抬下来。闭嘴了
但门开着……

勤奋的玻璃工人

比想象的要早——他
几天前来过一次，忘了带
尺子，只好用手上下比画
把尺寸记下

接着整个星期过去
再没有他的消息
我想，那些窗户恐怕他
迟早还要再来量一次

“同样的尺寸，一共两扇！”
这是我在大声喊——
那时我在后院的花园
而他已经爬了上去

而此刻轮到他冲我喊
在那片玻璃外面

在不断地变化手势
想来需要某种帮助

一个哑巴，又腾不出手
那样子像冻住似的
中间隔着一个季节
背后的雪里停泊着汽车

多年之后，我还记得这一幕
那一天，我还在睡觉
他已装好玻璃，房间
顿时变得清新，温暖

在埃及

从前有一回，有人打老远写信对我说，
风喜欢收藏我身上的东西，
我以为那句话就是诗歌，
因为我喜欢它的圣经的口气。
我从窗口望出去，世界
发生了变化。而诗歌的瞳孔变小。
怎么办，我但愿他指的是其他东西，
可偏偏是它：一顶皱巴巴的帽子。
我记得那天，自己心神恍惚，
冥冥中还仿佛看见沙漠里
多出一块沙漠——哎，等等！
我喊出一声，这才意识到风，
然而我再去抓住它已经来不及。
我笑自己只能眼巴巴地望着
那红红的一团如何顽固地翻滚，
最后落入埃及人的墓穴。怎么办？
没有半点声息，就像一支落日的歌，
就在那几步远地方——我知道帽子
喜欢颤抖又喜欢躲藏，是它的疯子本性，
不过那片满是黑洞的大地，
倒也是它完美而合适的去处——
我这么想，才让人高兴写了信。
一个守墓人，我知道他把它一直
当作一回事，他说风喜欢收藏

我身上的东西。他说他每天
都去对着那些黑洞喊一声“哈罗！”
真是没头没脑。而打那以后，
我忽然明白这不光是一句俏皮话，
也常觉得在一个人身上，其实没有什么
是不可以放下的了！

1999 年作，改于 2017 年

傍晚降雨

一整天都在炎热中逃避，直到傍晚
传来阵阵雷声，接着起风下雨
让几乎枯竭的溪水充盈，形成了
所谓的山洪；哟，一整天我几乎
意识不到一点儿现实，直到雨
真实地落入山谷，才听见有人
在某处弯道上喊，隐隐约约；
而另一处，那些曝晒了三天
用来扎扫帚的茅草花穗，要叫人来
把它尽数搬移已经来不及；可事实上
此时附近并无一个确切存在的人
只有洪水在白天的黑暗里轰鸣
只有我，仍坐在厨房里歇息，喝水
看鸟儿飞过窗前，一只两只
看雨陆续落下，落在一个个盲点里——
哟，我以为世界再也不会发生意外
可是当我疯子似地跑进雨幕
脚踩滚烫的石头，发现自己竟如此的
原始和容易受惊，几乎身不由己

冒犯

我曾经目睹石头的秘密迁徙
它们从高处滚落，轰轰烈烈
一些石头从此离开了世界
但另一些却留下，成了石头遗址
没有什么比石头留下不动更令人尴尬

那高耸的一堆，那长长的影子
白天，我看见它们落满庭院
成为出门时司空见惯的事物
到夜里又是黑乎乎一片
顷刻之间仿佛就要倒在身上
这就像当初，某人受到了驱逐
逐出那道门，那门才得以确立
天堂才在那里存在——啊
卵蛋似的，但愿这累累的一堆
也能孵出我们希望的东西来
要不只怪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让石头变幻，变幻着闯入视野
我们知道那是土地的变故
那是地球松动——一块压住一块
开始了滚动。要不就是我们
至今还不知如何安置自己
只晓得一些人留下，另一些继续向前
那留下的成了心灵的禁忌
那消失的却坚定了生活的信念

1996 年

两个农民

两个农民把篱墙外的
那片山坡上刮干净
要不是我喊到此为止
他们准会干到那阴森的

林子那边，不知不觉。
“啊不”，我让他们回头
用剩下的时间清理溪水
再将那片篱笆逐个地修长

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我心想，过不久这里还会
长满荒草，山上的石头
还会滚入溪里，东倒西歪

这么大的地方我可管不好
多年来邻舍间的一块荒地
如今让我叫人梳理出来
又放下一片片可爱的树篱

占为己有了，才意识到
当初谁也不愿先动它，仿佛
大家喜欢守着它的荒芜
和那原始的静寞一片

现在可好，一整天心绪不宁
没准邻舍还有一片怨言：
我占有了我们之间这片荒地
却把他推向更远的荒芜

1999 年

恐惧

篱笆前的茅草正在燃烧
记得当时你俯身投入一把火
干燥的噼啪声就在山谷里回响

整个冬天干着这些活——你劈呀斩呀
把一片片黑秃秃的地锄成菜地
等待种子或幼苗种下

那草缝里的火焰蜷曲着升起
又从高处坠落，重新裹住未烧透的——
再烧一遍，或顺风把更大的一堆烘着

半是泥土，烧焦的茅草根又重又湿
香火似一寸寸地烧，终于忽地火光一闪
化为一座浓烟的天堂

啊！就到篱笆为止。然而你不知道
气势汹汹的竟是那暗处
一窝土地蜂，它们透过烟雾

早已嗅出你的一身汗味
和你在火光里忽隐忽现的幽灵形象
和你逃离时目光熊熊

事实上那是你的恐惧在燃烧
像喝醉了酒，步履踉跄
几步远的屋子，就是不愿回去

火势仍在蔓延，你呻吟着
躲藏到一棵树后，几乎不见人影
那是你的原形吧——不像

在天堂里，只是重新说话时
已判若两人；你骂骂咧咧
冒失地冲向池塘

让那映照天空的池塘浑浊一片
任凭那大火几乎吞没了
更后面的那片青绿

土豆

农民在幽暗的地窖里摆弄
把一只只圆鼓鼓的麻袋竖起
咕隆咕隆地尽数倒进桶里
啊，沉甸甸的一桶金币

原来它们是一些土豆
一股卑俗的种子气味
只是被施加了变化的魔术
不是还原而是变多

“土豆，土豆，”她低声喊
因为同样古老的事
也发生在她的陋室——
在她翻来覆去的梦里

啊！沉甸甸的一桶金币
放在心里却是明白的

因为那最先渴望的
最后总要去实现

但他仅仅是一个农民
必须再垦出一片新地
为她早已预言在先
也为那些真正的土豆

池塘逸事

大清早房门前来了两个木匠
一个留下喊醒我，一个继续前行
却不料我打老远地在他背后
台阶下面的水塘里问：什么事？

这怎不叫他茫然，茫然的不是我
早早化身徘徊在池水上，嗓门沮丧
而是几日不见，一汪深塘
竟已变成累累的石头卵石一摊。

望着他踌躇，想起他一生
忠厚老实——上帝知道
要不是再问一声：“什么事？”提醒他
他准会把前来的目的遗忘

“一把春天的斧头要来取回！”
我让他自个儿从厨房那扇
半开的窗户爬进，可没等我
放下手中的石头，又见他

从窗户跳出，轻落在地面上。
我纳闷他为何不开门出来
顺顺当当，却偏偏只记得
我是如何进去就如何出来

——凭着一股天生的秉性？
而我不停地从水中捞石头也
遭受到奚落：哎！何苦不再等来
一场大水，把石头尽数冲走

门关着。但看得清里面的黑。
啊！外边的大自然却是例外
它前脚刚走，留下满目荒夷
可没准等你睁开眼，叹口气

顺着同一条溪，在同一个山谷
以为是末日来了，却听见
那寂寞的山洪轰隆隆，不一会儿
又让池塘恢复清纯一汪。

屋顶与池塘三章

一

昨夜我写池塘，写水里
从前的一所房子，以及在
所有可见的清晰中
一些东西仍然是虚妄的。
我写池塘，然后把它搅浑
为了证明写作就像一只
危险的船，那种下沉的感觉。
我写一个夏天的男孩在一阵阵的
黄金涟漪里企图发现什么
然而没有——只是他的影子在浮现
他的金色眸子在闪烁。
我还写青苔，那厚厚的一片
和那个被援引的男孩站在上面
如何开口呼唤，希望被听见
又傻乎乎地站在一边，仿佛被自己
天使的声音完全镇住了——
啊，我写作就是如此，为证明
自己看到了什么，在那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里。繁星点点
我想如果我不能像那池塘
昏暗中依稀道出世界的秘密
至少我希望有回声——那声音
就像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二

邻居老唐那金字塔似的瓦顶
曾经翻修过一次，那时他
爬上去，脸俯向房子内部。
我们知道那是他自己的恐慌。
毕竟他一直在过着漏雨的生活
地板上放着青春期的脸盆。
现在好了，瓦匠们纷纷闪出一条路
好让他一个个地瞧那些窟窿。
而那时我们都在溪这边，像上帝
在看着一个小小的远方。
屋顶金光闪闪，而他摇晃
仿佛就要掉下去——他和他
在地面时真是判若两人。
啊！他在摇晃，不知道自己
有多危险。而等他站起来
肯定又要迁怒于某人。总之
他已经好久不说话
可一旦说起来又说得太多。

三

不过，某天我浸泡到水里
被一条蛇惊起，也一样
全身起着鸡皮疙瘩。
蛇？哪里有蛇？
我试图朝它扔出石子
但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对自己说：那只是幻觉。
我童年时曾经希望
一个人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或者一旦我踩入水里
保持双膝不湿，我也能像耶稣
站在那里对生活做一番解释。
然而我不能。蛇也不能。
如果它不在了，也仅仅是它
正沉溺于自我的欢乐
而我投出的那块石头
虽说落了个空，化作阵阵虚无

却也能把一天的心情满足。
我转身回家，想象着凶险
而你知道这一切并非弄虚作假。

给哑巴漆工的四则小诗

1

昨晚小阁楼的房梁上
垂挂着镜子般的水滴
如果它们不曾滴落
一串串地渗入房间

我就不会一边叹息
一边神经质地跳开
到楼下把你从熟睡中
拖起床。不好意思

说起昨夜的一场雨
我真感到自己老了
老得就像一个
看守房子的老神祇

周围没有一个说话的人
不过我还是说了：
那水直落在地板上
早已化成柔软的一滩……

2

那晶卵，如果它
从不曾滴落
而仅在自身重量里
轻如预言

那它的形象在时间里
就好比在别处
叫人一天都睡不好觉
狂自苦恼——

我好像说过这些
类似的老掉牙的话
如果有，我想你也是
根本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所以莫名其妙
所以你来，其实是叫你来
帮忙挪动一下东西
但愿你不要介意

3

滴水穿石。雨永远
在暗中滴答，可我似乎更高兴
站在亭子那边的你
像古人给人以灵感

“啊，要把它们擦得镜子一般亮
那是你的命运。”

“啊，风熟悉你手上的
砂纸的声音，你的漆刷。”

我说了吗？我不可能说
就像昨夜将你唤醒
至于那水滴如何长年地滴答
我一句也没说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你
在如何仔细地
端详那风吹雨淋的
四根柱子

4

我很感激你，哑巴漆工
但是什么样的日子才是
髹漆的好日子
不会说话的你

自然也不可能跟我说

但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只是依稀秋风里，世界
显得有点来历不明

我很感激你不声不响地
漆呀漆，甚至不看周围一眼
仿佛那层层叠叠的山景
根本不存在

仿佛都是为了让那亭子
在园子里更端庄，祥和
的确，它看起来
分外像亭子

公元 2012 年重阳节游太行山有感而作

秋天的落叶已落满京城
记得我受到邀请，要远赴襄垣
像个来自异地的古代诗人
坐等几日，天亮前便起身
徒步到太原，再到某个驿站
与另外三个诗人结伴同行

到了太行山顶才知道
那天已是重阳，于是问起
山脚下的襄垣，此刻又在何方
啊，那个睁着煤炭眼睛的襄垣
那片有人在湖心垂钓
日暮时闪着金光的新湖

傻傻的，也只是问问罢了
而四周寂静，也像有人在群山间
丢了知识，一时忘记了人生
又恍惚间突然记得前世曾经
到此一游——也像传说中
某个游山玩水的古代人？

我这么说兴许只是想让时间
慢下来。这个世界已今非昔比

还有许多宝地尚未去过
或者去过，如今回过神来
又值得再亲临一遍
好在来世还记得这山山水水

哟，但愿天天都有一些事
让人流连忘返，只是我们
天黑前还得赶回襄垣城里
那里晚宴过后还有一场地方戏
等着上演——马不停蹄
啊，主人的招待可谓尽善尽美

还有许多本地会写诗的
官员前来捧场，这大概
也是个好的传统，叫这一天
挤得满满，叫人不禁地想起
记载中的那个故国，或
《四乐图》的作者白居易啊

漆画家

啊，原来是一桶生漆，
但是如果你打开它，看见它
起皱，黑洞洞的在空气中凸现，
你就看到了它的起源，或

嗅出它的孤独：
啊，美丽而无用！
但你一旦俯下身，全心全意
或用一根粗棍将它

从深处搅活，你就会还原它
死一般颜色，睡眠的颜色。
但那是一种什么颜色？
或许还是一种黑洞洞的空白。

这是儿时的印象。今天，
我备好了瓦灰，水，牛角
制成的刮刀，以及古代的毛笔，

毛刷和金箔银箔一张张。

如果可能还要有咒语——你知道
一切已呼之欲出，只欠东风，
这先人的说法今天也适宜，无论你
身在异乡或守在自己的山上。

八大山人

——赠于坚，之前他来过 Johnson，写出长诗《小镇》

八大山人，朱耷，这里是 Johnson，美国
东部的一个小镇。很小。小得可怜。
但我每天都跑到大街上，去看它一眼，
其实，从窗口往外看，等树叶再落一遍，
一切也能尽收眼底。小。然而适合隐居。
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昨天傍晚，
在桥底下，透过树枝，来了个钓鱼人，
他不是来“独钓寒江雪”，不是范宽，
或以后的那个愤世嫉俗的徐渭。
他抛出鱼线，转眼钓上一条。一样的小。
很容易用巴掌从空中接住。一样的小。
正如你在《游鱼图》里所画的。或一样的
可以画到纸上，栩栩如生——只是得用另一只手。
不，没有人可以画你那种画，更没有人
动得了你的鱼竿，否则会撼动整个空间。
所以，在这晚秋时节，我想这里面有个区别。
那垂钓人抓住了鱼，又将它按入水里，
好让它再去呼吸一次。这才造成幻觉，
让人想到你一生早早地遁入空门，
入世后又躲躲闪闪，直到晚年，
终于给自己盖间草堂，从此久无音讯，
难怪远在扬州的石涛以为你死了，
画下一幅《水仙图》，题上：八大山人，
即当年的雪个也，淋漓仙去……
却不知你还在南昌，卖你画的鱼，
像谎言，仅够糊口。回家后写下：
“配饮无钱买，思将换画归”。而今天，
当我在一个他乡的岸边读书，
读到 Howar Nemerov，一个美国诗人，

他说：“同时的停止和流动，是全部的真理。”

像是关于流水的教诲，无意中又仿佛
道出三百年前你的妙境，所以，三百年后，
八大山人，这里是一条黑色的溪流，
小而浅，但这里面有个区别。至少
看得清里面有什么东西，会很快溢出来。
它不是教堂，也不是一个人画着风景，
东画一笔西画一笔，告诉我们哪里才是
生活的点睛之笔。也不是某个钓鱼人，
在某个时辰，糊里糊涂地钓上一条，
转眼就不见了，糊里糊涂地成为
傍晚黑暗的一幕。而是你的那些鱼
在石头的缝隙里，仍旧悠然自得。
它们有时看似不在了，又近在咫尺。
它们没有游入深水，又像在更深处，
直瞪着我们的空无——一样的小
只是没有人，没有人动摇得了你的鱼竿……

访谈 泥瓦匠印象

明迪 吕德安

（此访谈是2013年吕德安参加美国佛蒙特艺术中心驻地创作计划中的一篇访谈录。提问者为诗人、翻译家明迪）

明迪：英语有个成语，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适当的时候来到适当的地方，你的诗集《适得其所》似乎对应了这句话——in the right place（后半句省略）。第一辑《适得其所》长诗曾经让我惊叹“这是中国的约翰·贝里曼”，结尾正巧有《梦歌》一首，你是否受过他的影响？

吕德安：是啊，换成中国的说法是，“天时地利人和”。《适得其所》让你直觉到贝里曼的诗歌，让我吃惊。我想起来了，倒是在写《曼凯托》时我着迷过他的那组似乎有很强自传性的诗——《梦歌》。那时我刚落脚在纽约，大都市的意象让我有种跃跃欲试的兴奋，但我想《曼凯托》最后还是绕过了他那种自白派风格，综合和展开了我自己从前的某些写作特点。而我那首《适得其所》和后面的一首附诗《梦歌》，格调上仍然很抒情，而且也有一定的戏剧性，以及诗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分裂的情结，让你想起贝里曼我可以理解，但气息上还是很不是一样的，至少我这么认为。

明迪：我是指“陶弟”让我联想到贝里曼在他的《梦歌》中自设一个他我的方式和分裂状态。回到你的诗，你真的觉得“适得其所”吗？你多次谈到“家园”，哈金说诗人和作家是建筑纸上家园，而你在福建老家建过一个具体的石屋，你回到福建是否有归属感？

吕德安：在《适得其所》里面，我写了一条被砍掉了尾巴的蛇，回到“故地”时迟缓而恍惚，这样似乎暗示了在这个普遍丧失故乡的时代，纠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噩梦般的“生活在别处”的感受，那种无所适从的尴尬，而此诗命名为《适得其所》，以及诗中试图说出爱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可以说寄托了我所祈求的一种愿望和努力。所以这里面的确存在着一种悖论，会叫人无可奈何地站远一步，望而生叹！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成就了这首诗，尽管其中有些地方写得也不尽我意。且不说写作是否就是“纸上建筑”，实际上我仍然有着自己的乌托邦，写诗如此，现实里的生活也是如此，比如我自己几年异乡生活的经历，让我每次回到老家时，都愈加地感到某种释然，也可以说那是一种归宿感。有一次，家里给父亲迁个新墓，墓碑正朝着母亲故乡的方向，墓室还指定有我将来的位置，让我由衷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和宁静。现在想来，如果那墓地在异地，我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我想那就是正确的归宿。记得在《适得其所》里的那首附诗，写我真实的一场梦，写我梦见一个人同时活在两个地方，一个“他”是在家里，另一个“他”却在荒山野岭被蛇咬死了，而当人们把尸体运回，让另一个还活在家里的他“见证”了，后者才因此安然死去。梦让我出了一身汗，可我知道那并不荒谬，甚至最终给人以某种慰藉。

明迪：你老家马尾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现在从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看中国福建，除了时差之外，你有什么地理上的差异感觉？

吕德安：我的老家马尾，是一个小镇，它过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港口，用过去的说法是，“是通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当然它更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故乡。我在美国生活过几年，也住过几个小镇似的地方，第一个是曼凯托，然后是罗德岛……加上现在这个 Johnson，我不知道，对我这样一个外人来说，它们加起来是否还是一个，尽管我可以分别地去喜欢和说出它们。但是福建，如果你指的是我的老家故乡，在地理上它如今说起来不算太远，但它不是可有可无

的。它是出发点，也许还是终点。

明迪：我从你诗中看到的福建有两个地方，一个在海边，一个在山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抛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你偏爱什么地方？或者说山上和水边分别对你意味着什么？

吕德安：我在老家的山上有一处自己的住所，而且那里是一座终年流水不断的山谷，所以说是“山上”，但设想如果从那里拿掉“水”，对我就意味着丧失完整。好吧，我想我还是喜欢住在山上更甚于水边一些，如果你指的“水边”是指海边。对我而言，也许山更接近于我的“过去”，这个过去，它既是文化的也是身体的记忆，而我很少去想象自己住在海边将会怎样，虽然我也喜欢海边的开阔，但它相对于“山”要陌生和遥远一些。

明迪：你的简介中提到《沃角的夜和女人》一诗，这是你的成名作吧？很喜欢这首诗的语调和写法。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你的早期重要作品的？你自己觉得它好在哪里？

吕德安：算是成名作吧，写它时正值中国的朦胧诗时代，也是我学习写诗的早期阶段（那时，诗写得“朦胧”正在演变为时尚）。而我意识到它对我的写作有着一定的重要作用，是三年后当我比较自觉地写身边具体事物的时候，这有点像我曾经无意中打开过一扇门，事后很久才意识到打开的是一种空间，即对我而言是一种较鲜明的写法。我把它当作早期不经意留下的一个伏笔、一个启示：意思是我可以在诗中用一种更日常的话语方式抒情或叙事，直面现实又不失诗情画意。这些当然是事后的思考。现在如果你要让我说出它好在哪里，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作品。

明迪：“诚实”让我联想到王尔德所说的“真诚”，你如何定义“诚实”呢？这首诗很有技巧，从啼哭的孩子到男人身边的声音，女人从未出场但无处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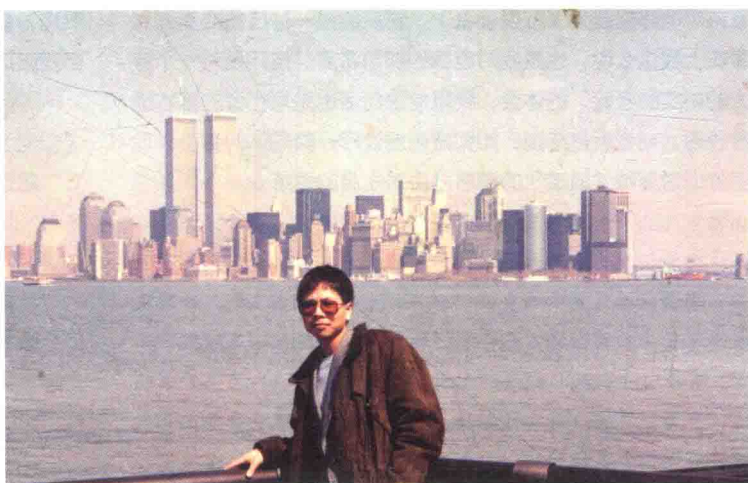
吕德安：我想，我这里所说的诚实的诗，是指它具有某种朴素的质地。当一首诗由于各种原因而去过分地取悦读者（尽

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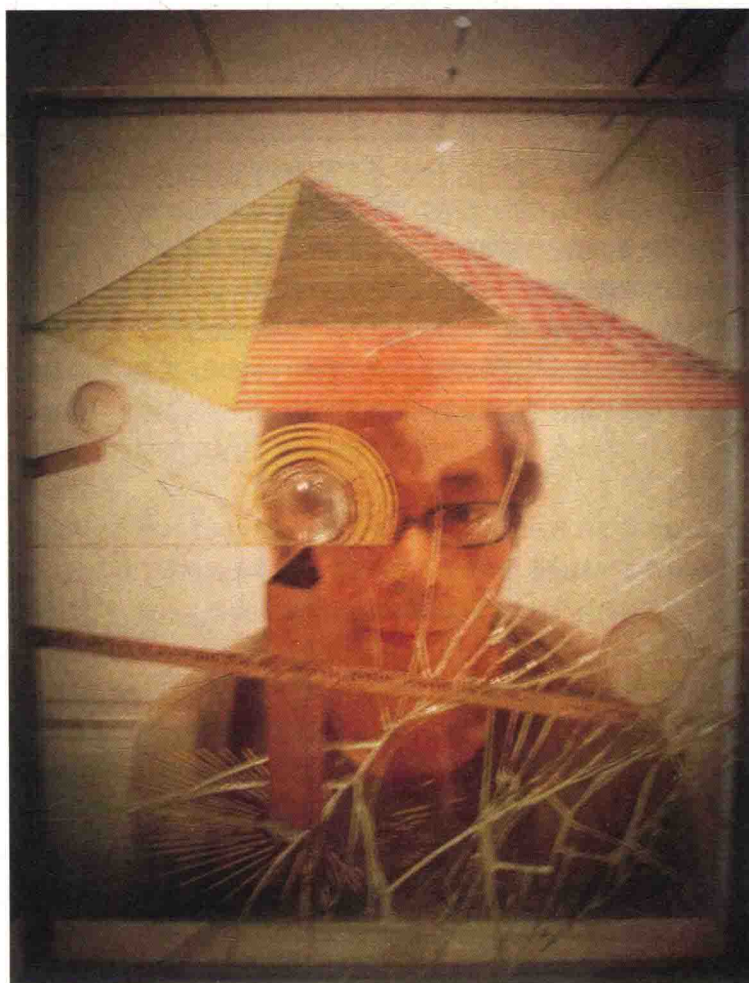
吕德安



早期“星期五”诗社，照片中还有黑大春、金海曙等人，1984年摄于福州鼓山



1991年初到纽约



纽约，在杜尚玻璃后面，于坚摄